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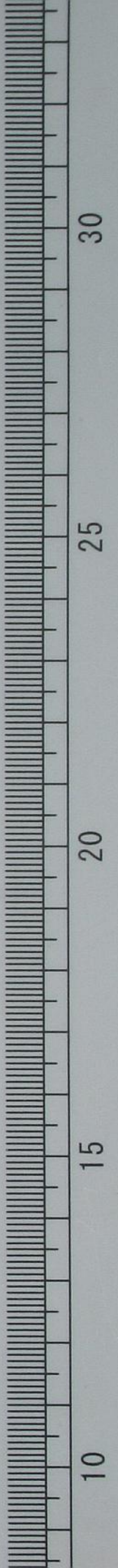
近世佳人傳

蒲生重章著

初編二卷

上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696
 1



文庫11
A1696
1

睡花仙史著

近世佳人傳

蒲生氏藏梓

題詞

齋

蘭品太清梅極
寒白描生寫兩
神完。高。人更有

近世佳入傳
卷之三
一
三

閒情在。又買胆
脂畫牡丹。

俞霞 儂史



題近世佳人傳

指玉於瓦礫中。摘也於
荆棘間。既是苦心事。
專注目於名義。以一指
世。治情。綺語。之。隨習。性
苑。他。文。睡。裏。之。慧。眼。亦。名。

近世佳入傳
反谷先生頌
二
南生代筆

矣。富貴之所存。余何可。乃不
進。括也之故事。一。我。

明治十二年己卯九月

衛笑子識

花蹤也史也書



題近世佳人傳



近日講西學者。主男女同權之義。
今此編所錄頗多女丈夫之流。或
有矜其溺於西說者。是大不然。蓋
陰陽剛柔。天賦自異。女子之尚於
婉順也。舊矣。故曰。嗟佳人之信修
兮。羞習禮而明詩。昔曹子丹寵遇
不矜。桓範目為佳人。夫不勞謙其

德。丈夫且不副此名。况婦女子書。誠北雅。易稱北馬。晨則家之索。貞則德合。吾強。既曰佳人。吾固知其取此而不取彼也。
明治十二年大長節

憩園中農撰



克田教人書



題睡花仙史近世佳人傳

生花好夢憶江郎。畫出蛾眉兩道長。賴有香山嘲阿。軟春風十里。姓名香。袖笑

貌艷如花。花見羞妝成眉黛。最風流。拈毫學寫洛神賦。宛若游龍玉腕柔。妝子

縞袂仙人體態柔。歌衫舞扇幾時休。寺前淺草埋青塚。空說文君訂白頭。縞衣

有客臨風把劍磨。含情記事費吟哦。女兒也滴英雄淚。忍聽虞兮塚下歌。小三

手拂雲牋笑索詩。倩他翰墨護臙脂。拚將一甕梨花

近世佳傳 引副作是言 一 芥生氏本

釀換取騷人絕妙辭 小悅

風致聯翩兩自憐拈花參透有情天喬家姊妹真雙

絕一對紅蓮化白蓮 大橋鷗洲合傳

堅却千金買笑資甘心伏劍為情癡相期白玉樓成

日郎好修文妾掃眉 高尾

錯認妝臺對鏡鸞黛蛾影隻旅葵單紅顏不屑紗籠

面花燭雙輝一劍寒 喜遊

新樣衣裳賽粵東青衫潦倒玉樓中門前一兩天緣

巧手捧杯茶款阿翁 吉野

么絃撥罷坐飛觴侍婢偷閒入睡鄉一縷紅絲風翦

斷夢魂催醒野鴛鴦 白露

荆釵裙布笑顏開村婦梳粧一樣猜不怕侯門深似

海纏頭五馬穩馱來 歌川

銀管噴烟手送時新相知似舊相知買花情重囊羞

澀空翦青青兩鬢絲 花扇

櫻桃花氣太芳菲纏住游蜂莫解圍輕拍郎肩低附

耳夜涼怎忍送君歸 櫻木

莫慰蘭陔譜裏笙心驚溝壑貌傾城青樓同拜官家

賜兩朵名花豔有聲 黛花岡合傳

光緒五年己卯季冬

近世佳人傳 長副吏題詩 二 蒲生氏辛

四明

張斯桂題

睡花子佳人之傳。篇々妙絕。而如其焚香弔靈。可謂痴絕矣。張君大國使臣。年過六十。每傳作詩。附之。如史評然。是亦妙絕兼痴絕者。風情可掬。老健可羨。

庚辰二月初六。

狂々老夫漫評。

近日吾友墨上漁史有戲著曰新柳情譜。每一傳附一絕句。蓋創體也。而與張君此什工夫相符。又是詞林一段佳話。

全日晚酌後。

老夫又評。

余未識張副使。嘗於花蹊女史所。觀其詩。心竊景仰焉。頃者介黃公度投刺。呈拙著近世佳人傳一本。副使輒每傳各題一絕以贈。讀之筆々流麗。句句清婉。愈出愈妙。佳人十六名。紅袖翠裳。躍出乎紙上。頗似少年才子之筆。何其奇哉。余聞之。湖山翁曰。嚮邂逅張副使。々々曰。吾老矣。頭童齒豁。老眼昏花。但心地尚若少年。意欲縱觀天下奇形怪狀。一切事狀。故不憚數千里之遙。來到貴國。其壯心如此。宜乎其詩不見衰老之態。而似少年才子之筆也。余將欲倩花蹊女史。畫十六佳人。各題副

使詩於其上。以驚殺世之少年才子。不知副使以
為何如也。

明治十三年二月。於玲瓏齋南軒梅花水仙盛開
處。

睡花仙史僭評

余亦頗知仙史者。亦頗知世佳傳。世佳傳入與一
仙史。仙史一。或可以當題
詞字

睡花仙史

睡花仙史新著。近世佳人傳。刻於余
者。外題詞。約而未成。漫記。當此二
律。以惜。仙史一。或可以當題
詞字

蕭蕭高卷。得一乘。禪數。夢華。年。意。惘然。
垂。瞻。香。清。人。在。帝。紅。樓。酒。數。月。如。花。
花。芳。草。玉。孫。臺。落。日。東。風。望。淚。船。若。許。
恍。襟。向。誰。訴。無。情。春。色。有。情。天。
好。勝。招。亮。寄。水。流。屋。青。言。不。悔。於。林。

花子玉謝素子之意春去春來冥我然孤
 館殊快歌德枕半以塵沫雨夢歸身為
 都道士上何直意得別乃成昔遊
 已尔小春之內於君景紅深愛

松之夫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近世佳人傳序

蒲生網亭先生出近世佳人傳示予。予以為閨閣之
 秀也。亟閱之。則所載皆名妓也。嗚呼。近世佳人乃以
 屬之名妓哉。此真可以觀世變矣。古今人之不相及。
 由此可知矣。夫古有佳人。而今無佳人。何也。則以士
 大夫皆高談性命。偽託道學。如於詩文中。偶述及閨
 閣婦女容色之美。必訶之為誨淫。故近世文人為婦
 人行狀墓志。惟稱述其婦德。婦工。及持家佐夫之實
 行而已。絕無一字及艷冶也。婦女有才者。亦必抑揚
 其詞。此皆迂腐之見。誤之也。近世閨閣。既不以佳人

睡花仙史
曰自吳小
青尺牘得
來妙甚

著而佳人遂不得不屬之名妓矣。不然自盲左以來歷代之稱佳人者何限。何以至近世而寥寥不能舉也。豈造物生材今不如古歟。此蓋近世佳人之不幸也。名妓本以色名。今以容色之美得列之於近世佳人。為文人所揄揚。亦可謂不孤負斯色矣。網亭所紀名妓皆在東西京一二隅者也。而亦僅止十四五人。豈佳人若是其難得哉。曰此初編也。將來就所見聞而續記者。要不知凡幾。聞十四五人中。惟小三小悅尚存。然亦老矣。餘皆紫玉成烟。白花飛蝶。泡影夢幻。可勝慨哉。或曰容之美者命必薄。今已淪落為名妓。

矣。而猶感遲暮於秋孃。傷飄零於高婦。鷓盟未遂。血濺青鋒。鴛牒將成。草纏白骨。不又為世所可悲可憾之事哉。則宜乎閨閣婦女之不願以佳人名也。因讀近世佳人傳。而序之如此。垂老青衫。猶為之沾濡溼透云。吳郡淞北玉鮒生。

睡花仙史曰。余始見玉鮒叟於不忍池亭。後屢以文相會。一夕以是編示叟。叟輒操筆草此序見贈。座客皆嘆服其敏捷。實明治十二年夏六月念八也。

近世佳人傳

是言

六

蒲生氏梓

讀近世佳人傳

微笑子曰
亦善描出
先生氣象

赫々偉人奇士傳風神描出逼龍門先生尤是多情處又弔佳人多少魂

又曰好秋波

趙舞燕歌并絕倫當筵楚々似湘神秋波一點明於炬早認王孫卓犖人縞衣

一首歌成泣鬼神何堪臙鼻鱗斯身誰圖翠黛紅裙裡有此和魂矯々人喜游

才色風情冠教坊輕羅剛裏丈夫腸笑將一死酬知己艷骨兼聞俠骨香高尾

受業 水戸 友部確謹題

皆宜莊

因

己卯秋
蒲生氏梓
于時年十二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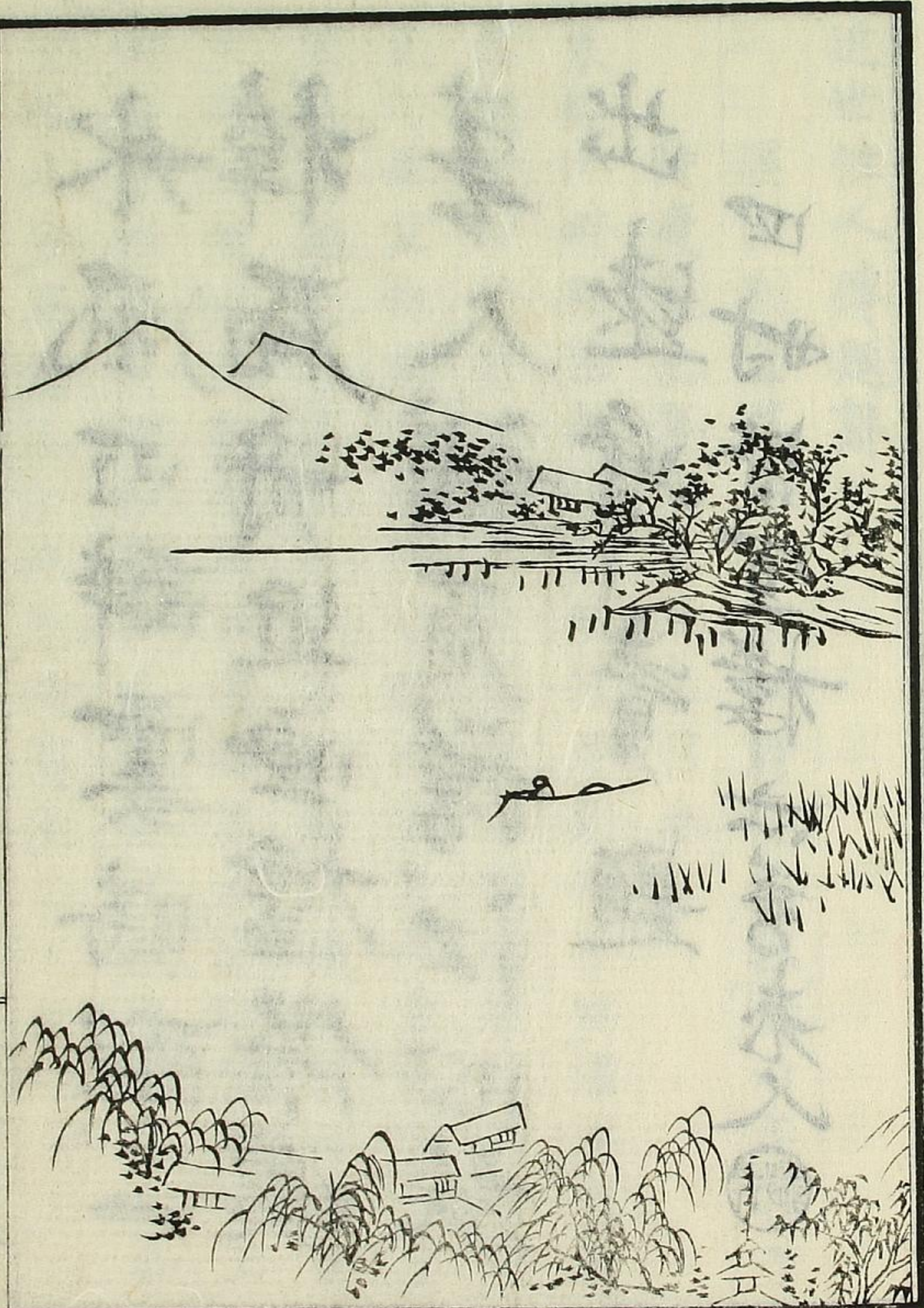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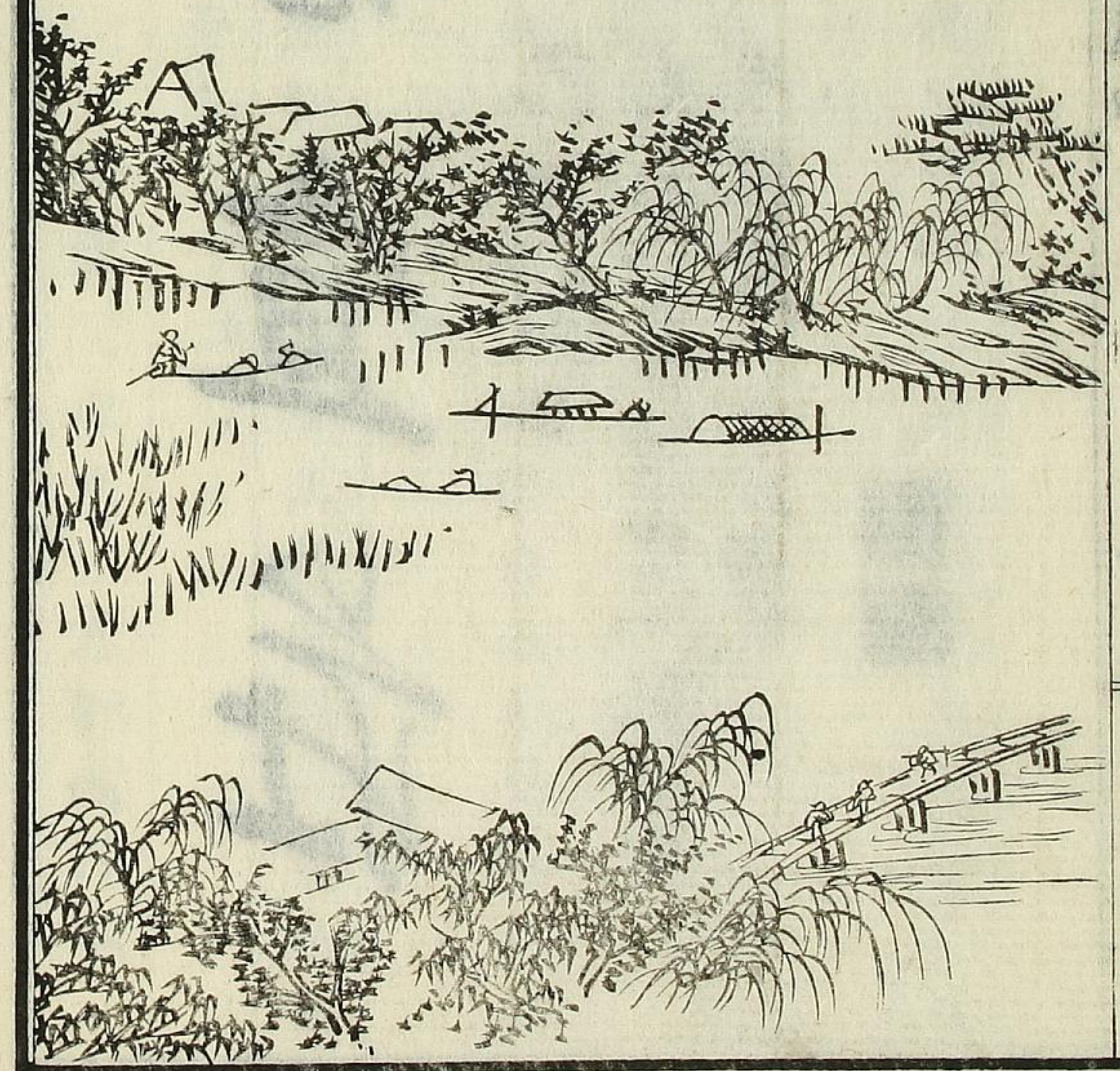
近世佳人傳

復画

七

蒲生氏梓

誰錄佳
人筆
底收形
描勝
地幾回
頭九被
泉應被
紅顏
笑如是
世如
寫以橫
采景
女史係
彭



水風可醉霎時醒
 棹扁舟近畫檣
 春人補眉落江心
 放
 出遠峰青
 題
 四時皆宜樓
 六秀老人



近世佳人傳題辭

溼西別業落成名曰四時皆宜莊詩以志喜于
 時慶應元年乙丑春三月也

松塘曰起句作東橋左折入深坊如何
 枕山曰加批點
 又曰清福亦艷福
 松塘曰近世無杜樊川其人半席未易分先生宜占全席矣

東橋之畔路左折北接妓院西劇場東臨溼水樓新
 構題曰四時皆宜莊此是蒲子小隱處世務倦時來
 覓句春宜紅櫻夏綠陰中秋尤宜月光素更有雪景
 宜淺斟謝女才高未易賦吾莊雖小境殊佳四時皆
 宜詩酒懷妓院劇場雖云適樓高不受紅塵埋世上
 回頭多錢癖詩酒誰學幽人適若有風流杜樊川皆
 宜樓上分半席

已卯夏暑殊甚。余肥大。尤厭遊行。日偃卧。檢舊文稿。子弟輩從傍抄其係佳入者。皆十年前遊戲之作。多不足存者。然永晝枕上校之。亦銷遣之一方也。因悉錄存。頃者子弟輩乞梓。以似海內才子。余以其文多成于舊別業。四時皆宜莊中。書此詩代題辭。以存雪泥鴻爪之感焉。云爾。明治十二年九月。睡荅仙史自識。

四時皆宜莊雜興

臨江樓子是吾家。自詫莊中貯物華。櫻簇紅雲浮檻竹。柳縈青靄掠窓紗。堤頭行客小如蟻。水上遊船尖

松塘曰浮檻竹作透簾幕如何

以下園點係湖山松二翁

似牙。遠景無邊。歸筆底區々何用。植奇葩。

檐角雲開眼忽明。高樓繡帙午風輕。街頭未卷塵十丈。天末時聞鷓一聲。村婦偏欣蠶結繭。野翁應賀麥宜晴。先生此際惜春去。獨酌綠陰排不平。

用陸放翁初夏雨霽韻

高樓突兀起江郊。野鳥沙鷗來締交。爛醉不須懷鶴夢。安居且免似鳩巢。水光山色浮杯上。暮靄夕陽橫塔梢。無限幽憂排不去。借將酒力拔胃茅。

用劉青田夏日雜興韻

雁叫江天秋正深。素屏圍繞一燈沈。吾能發憤終宵讀。蟲亦如悲徹夜吟。海內文章人幾箇。世間簪笏我何任。高樓心地清於水。聽斷霜鐘度遠林。

松塘曰五律並一氣呵成不必

近世詩人傳 題辭 蕭生與梅

肩對偶
可以見先
生豪懷矣

湖山曰拙
作腐如何

又曰滿樓
作共薰如
何

樓上開窓曉寂寥。殘星數點照寒潮。啞々破靄鴉翻
屋策々履霜人渡橋。一路疎林煙慘澹。半灣枯荻響
蕭條。滿眸荒景冬將盡。日出岸冰堅不消。

又原三十首第十五首

江門寸土寸金地。突兀構樓臨水隈。誰道先生迂拙
甚。高會時徵名妓來。

櫻雲柳靄繞檐凝。薄暮呼杯欄可凭。休恠醉紅潮臉
早。荅香酒氣滿樓蒸。

高樓隔水花迎面。紅影幽香遙映硯。拈筆先生何所
思。艷魂描出佳人傳。

松塘曰其
獲不可必
僕則欲以
杯所有一

懶濕春衣步水涯。高樓酌酒賞芳菲。蝶衣也怕衝煙
雨。抱著花房不肯飛。

愛酒先生廢讀書。江樓卧看暮帆舒。內人已作盤餐
計。纖手輕竿晚釣魚。

醉卧江樓見夕暉。金龍山畔暮鐘微。門前輕屐銜々
響。知是佳人觀劇歸。

窓外茫茫夜雨天。江樓涼足正堪眠。四更人定絃歌
罷。時有蛙聲到枕邊。

水靄濛々抹岸隈。江樓日暮絕炎埃。輕舩忽聽絃聲
沸。應是麗人銷暑來。

湖山曰連
作中余特
愛此篇蓋
以所感相
同也

樓上依微碧一痕。波山秋色映吾樽。滿眸血淚三杯
酒。遙酌英雄未死魂。故人多戰沒于波山
豪舉何人賞素秋。繁絃急管起中流。滿船名妓滿天
月。兩岫秋風下二州。結用南郭成句
繙書溫酒別冬缸。飛雪紛々撲紙窓。醉枕殘宵夢易
醒。數行過雁下空江。
碧波無復白鷗浮。古渡茫茫不見舟。獨有詩人賞清
景。滿天風雪晚登樓。
綠酒一樽梅一瓶。迎春生計有餘贏。先生久矣厭奔
競。卧聽沟々歲市聲。淺草歲市徹夜

又曰擁作
執似可

春寒漠々襲衣裾。已見江頭柳眼舒。樓上孤吟溫酒
處。隣人恰饋水晶魚。
百尺高樓枕墨川。波山寸碧闌吟筵。四時好景為吾
有。坐擁江山風月權。
微笑子曰。余不解詩。又未嘗遊其四時皆宜之莊。
然此一古五律十五絕。反覆朗吟。仙史當日睡花
之情況。宛然在目矣。如佳人傳。蓋其遺粉餘香也。
抑彼一時。此一時。雲煙已過眼。仙史今以偉人當
花。傳之至第四編。天葩奇芬襲人。余則有深欽於
今日之青天白日樓云。明治己卯九月識。

近世佳傳 卷之二
狂狂老夫曰。聚亭君詩所長在通暢明快。而乏煉磨工夫。然若加他人指摘。則却覺減其精神。故不敢附鄙見也。恕恕。

松塘釣史曰。首々出實際。不必用鍛鍊。而其妙自見。敬服々々。

翠崑逸人曰。此等小詩。不足為仙史辨。許善哉雲。如山人題仙史詩卷云。到處聞他說項斯。樽前相遇只嫌遲。何圖越海掣鯨手。收取鶯花入小詩。此係二十年前事。若使山人見今日之仙史。其推辨何如哉。吁。

近世佳人傳例言

一是編所載。皆係先生遊戲之筆。固不欲傳於世者也。然其文艷麗。其事新奇。且佳人才子之遇。不遇。自是佳話。感人多矣。如呂不韋納邯鄲美姬。司馬相如挑卓文君。彼非關操節者。然一經史遷之筆。便終為千秋矣。况立於泥而秀潔拔衆者。焉可無傳乎。余因請先生就文稿中。抄紀傳之係佳人者。十四篇。為二卷。授剞劂氏云。

一先生既有近世偉人傳之著。因是編亦名曰近世佳人傳。文雖有豪壯艷麗之別。其寓規諷勸懲。則

一也。

一佳人不取於閨閣之秀。多取於名妓者何也。閨閣固自多佳人。然在近世者。有嫌於指斥。是不得已而然。讀者諒之。

明治十二年。歲次屠維單闕。大暑節。於有為塾東窓水聲淙々處。

受業 加賀 高島 伸謹識

近世佳人傳目錄

上卷

袖咲傳 長寄圓山坊校書

粧子傳 北里名妓 鵬齋贈粧子詩一軸溝口桂島藏之

縞衣傳 同上

小三傳 深川地橋校書

小悅傳 兩國同朋街校書

大橋鷗洲合傳 西京島原名妓

下卷

高尾傳 北里名妓

喜游傳

橫濱名妓

吉野傳

西京島原名妓

白露傳

北里名妓

歌川傳

越前三國名妓

花扇傳

北里名妓

櫻木傳

同上

黛花岡合傳

同上

右通計十六人

近世佳人傳目錄



近世佳人傳卷之上

東京

睡花仙史 著

袖笑傳

徽笑子曰
胡澹菴亦
嗜愛此渦
睡花曰微
笑先生既
評近世偉
人傳今又
評佳人傳
真有東里
子產行人

袖笑者。長壽圓山坊校書也。皓齒朱唇。嫣然一笑。雙
靨成渦。如紅杏初綻。娟楚動人。而才藝亦絕群。是以
清客江辛夷號芸閣殊愛之。其名著乎時。文政戊寅。賴
山陽游長壽。候江辛夷九十日。而不至。蓋辛夷今夏
當來。而阻風不至也。於是山陽將還。館主人曰。辛夷
與校書袖笑相狎。召袖笑佐酒。則辛夷情狀消息可
纖悉也。即如其言。作詩及書付袖笑。以轉致辛夷。其

近世佳人傳

卷之上

一

蒲生氏

子羽之勞
歛荷々々

詩序曰戲代袖笑叙其憶乃叙吾憶也詩云舉袖媯
然掩袖啼玉釵敲斷酒醒時相思何與封姨事阻卻
郎船故々遲又酒間賦詩贈袖笑曰醉墨輸他煙黛
青和毫伸紙倩娉婷知卿曾捧江郎研得似渠儂泥
裡釘既而夜深酒酣有人勸使袖笑薦枕席山陽笑
曰止矣彼與辛夷相狎使其佐酒既非吾意也况俱
與枕席乎又勸更召一妓則如何山陽復笑曰止矣
既使袖笑佐酒又聘一妓則似以袖笑為不慊且吾
之所望本在辛夷不在袖笑况他妓乎山陽遂不宿
而去袖笑既獲山陽贈詩其名益著

微笑子曰
不如此則
豈足為山
陽

芝房子曰
諷刺絕妙
微笑子曰
點睛

睡花仙史曰東坡書子美黃四娘詩云昔齊魯有大
臣史失其名黃四娘獨何人哉而托此詩以不朽可
以使覽者一笑余於袖笑亦云
微笑子曰章臺花柳觀則雅折則俗此編冠以此
傳仙史意可知已
芝房子曰從來盛位無赫赫之光大臣而史失其
名真是好笑世之富貴而無能者可以鑒矣夫
相忘子曰山陽少放蕩不羈中年頗修飭嘗有詩
云家有縞衣須我返孤衾如水已十年蓋實錄也

粧子傳

微笑子曰
風習之變
著眼于花
柳間睡仙
睡眼不朦
龐

文化文政之間。海內無事。世風尚淳樸。不專走功利。娼妓之賤。亦有文雅風流。如粧子者。余往日與一友人飲于某樓。妓皆解洋語。動唱功利之說。且稱客著洋服者曰文明。開化而其文雅風流。則掃地矣。余有深感于世道之變也。作粧子傳。

粧子者。北里松葉樓又號伴松樓名妓也。妙齡而秀慧。好讀經史。又善作字。風流韻度。奕々動人。龜田鵬齋嘗飲于其樓。召粧子。粧子請別號於鵬齋。鵬齋號曰花不如。粧子赧然曰。妾不敢當。且有嫌乎自誇。請更命。

又曰生得
人心俳優
娼妓為之
魅是有故

鵬齋曰。卿何謙讓之甚。昔者後唐淑妃王氏。邠州餅家子也。有姿色。太宗愛之。號花見羞。又完顏亮之妃。長安貧家女也。慧麗專寵。亮名之曰花不如。王昌齡詩曰。芙蓉不及美人粧。由是觀之。則花不如之號。又何恠哉。因醉中賦一絕。貽之曰。時樣粧成花不如。雲鬢霞髻玉為膚。帶香微笑千金價。為問海棠解語無。粧子遂號花不如。文化丙子春三月。事云初。粧子學書於董堂。敬義都下。婦女子聞之。爭執質於敬義。於是男女弟子遂及三千。粧子雅名之盛可知也。

睡花仙史曰。善哉。粧子之以花不如。為有嫌乎自誇。

也。男子而夜郎自大。其可愧也哉。

微笑子曰。娼妓解文字。亦可資風教。

芝房子曰。觸事諷世。是睡仙慣手。序論感慨。居然

史氏之言。不陷乎小說家。

又曰。或作粗子讀書圖。仙史題詩云。斜凭玉案繙

青史。銷破深閨春日遲。讀到文君夜犇處。紅脣一

笑海棠披。

縞衣傳

縞衣者。北里某樓名妓也。不詳其鄉貫姓氏。幼字曰

阿鷓。因號縞衣。天性穎敏。博通諸技。自女紅絲竹歌

舞。以至繪事茶儀。插花圍碁之屬。莫不悉精究。又頗

解文字。然未嘗向客說。風姿嫵妍。動止周旋。楚々動

人才色。一時冠于北里。時年甫十七。豪富子弟莫不

為之傾產。樓主亦以是最重縞衣。云安政丁巳間。有

一學生。一日登其樓。見縞衣。嘆曰。人間復有若麗人

乎。廼歸。悉典衣物。得金十五圓。携登其樓。乃招縞衣。

置酒徹夜。縞衣為奏飛蝶舞。輕舉回旋。體不就席。衣

翠崑曰有
若無何哉

微笑子曰
好遭際

袂翩躚有飛鶴凌雲態觀者莫不呼妙又調冰絲吹
玉笛清音縹緲殆非人間之樂諸妓亦皆嘆稱絕技
學生乘興頻纏頭諸妓及小鬟一夕竭十五金縞衣
見其書生而能豪舉也撫學生背曰君快人也必成
名于天下好自愛學生大喜謝其知己之言厥明縞
衣為點茶插花又偕圍棋學生大困乃輟又小酌而
去後學生感乎其知己之言也百計辨金屢訪之一
貧如洗嘗作詩東縞衣詩云暗風傳夜柝雪意壓燈
光孤枕冷於水思君夜更長
縞衣素解文字見學生詩大感已有委身之意焉一
日謂學生曰君非尋常書生也好自愛妾雖不肖乎

又曰五字
直千金

亦士人之女君幸不見嫌則妾願為君奉箕帚學生
大喜曰果信邪君豈得無調我耶縞衣曰信矣君勿
疑乃出自繡芙蓉鴛鴦袱子贈以見信焉學生見之
始知其巧乎女紅繪事益喜學生既約伉儷相思益
切然貧甚不能屢訪縞衣以為憂訴之縞衣縞衣憫
之遣使招學生私贈金三兩置酒極一夕歡臨歸慰
之曰君奚患貧妾唯患君之心之或變焉耳乃賦詩
示之曰美若陳平豈久貧莫嫌零落啜酸辛積誠動
物吾能信一意思君日禱神又探懷出菱花一枚曰
願君視之猶視妾誓勿復訪妾妾經三年則有策焉

五十五

微笑子曰
善狀病美人

必踐仇儷之約。君去矣。好自愛。慎勿忘妾言。學生救
淚而去。學生既與縞衣別。歷游于四方。獲五十餘金。
以還。則先訪縞衣。縞衣適卧病。不接客。然強遇學生。
時方夏。著白紵衣。揮冰紉雪。膚如消雲。鬢垂頸。風姿
幽艷。殆天女也。學生知其非微恙。竊患之。諄々慰諭
而去。後又訪之。則病已危篤。學生自煎藥飲之。療養
數日而歿。年甫十九。學生哭之曰。嗚乎。縞衣嘗為我
曰好自愛者三矣。而棄我而逝。其於身好自愛者如
何哉。遂葬之淺草某寺。囊中五十餘金。為之傾盡云。
睡花仙史曰。古今謂才色者。必推卓文君矣。如縞衣

枕山曰佳
律

者亦殆其流亞歟。嗚乎。烏得馬遷相如之才筆。以慰
之艷魂乎哉。作縞衣傳。慶應二年丙寅春三月。屬稿
于濕西別業。四時皆宜。莊于時。春雨濛々。櫻花初開。
賦詩曰。春窓獨坐奈無聊。雨々風々夕又朝。露濕啼
粧花。欲語煙縈舞態。柳含嬌。焚香白屋。今高枕。鬪酒
紅橋。昨駐撓。憶著曾遊人。不見一庭幽。景黯魂銷。
微笑子曰。艷情楚々。叙難狀之趣。虞初新志中出
色之篇。

省軒野史曰。明珠落掌忽碎。奇花上瓶先散。鍾情
之作。豈得已乎。余每讀西廂記。未嘗不恨微之。而

憐鷲々。今縞衣之慧類鷲々。而學生之信遠過微之。乃縞衣可以死矣。亦何恨於薄命也。嗚乎信矣。生非薄命不為花。辛未孟春識。

活水子曰。極稱婦女子而有識人之鑒。以罵盡天下沒眼輩。丙寅春三月。謹識。

翠崑逸人曰。朱晦庵譏胡澹菴詩云。十年浮海一身輕。却對梨渦恰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悞平生。今如學生感激遂成名。則不可謂悞平生矣。噫。

小三傳

小三者。江戶深川圮橋妓也。善和歌及書畫。安政間。武田耕雲齋愛之。數携泛舟於澗水。小三聞耕雲齋談天下之事。頗感激。筆記作卷。後及耕雲齋舉兵而事敗。小三名益噪。慷慨士往々就小三。問耕雲齋事。余亦嘗數與同志聘小三。以佐酒。小三出其筆記一卷示之。載其同舟唱和之歌。文辭婉婉而慷慨之氣鬱勃。見乎紙表。余乃作詩貽之曰。邂逅英雄事頗奇。玉纖彤管記如絲。行々讀到和魂字。初駭杞憂出女兒。乙丑夏。一日與大槁仲載關口良輔片桐義卿諸

微笑子曰
好校書癖
亦有名士
而然耳

又曰今世
男兒則不
解和魂字

世傳 卷之十一 蒲生氏

子飲于深川平清樓。義卿揮醉筆作風竹。小三輒題歌曰。月乃夜毛。月那幾夜波毛。竹乃葉能。安太理節與幾。風乃音可那。其才藻如此。

睡花仙史曰。嗚乎。吾與大橋關口片桐諸子。慷慨論時事。聘小三佐酒。距今僅十餘年耳。而士風靡然。萎恭失。所謂大和魂者。何限。今作此傳。蓋不勝今昔之感云。

省軒野史曰。有鬚眉而巾幗者。豈無巾幗而鬚眉者。手噫。

微笑子曰。豪傑餘韻存乎妓女亦奇也。芝房子曰。仙史作耕雲齋傳。余將欲示之。圯上名妓。問其軼事。不識名妓尚無恙否耶。

小悅傳

小悅文久間之妓。色藝冠于江門。以其與余同鄉也。遣使於米花坊寓居。請詩當是之時。天下之志士。方唱尊攘。余亦與諸有志周旋謀事。未暇作詩也。一日。小悅就酒間。自磨墨展絹。素請甚力。乃走筆賦詩曰。二七少女才藝多。江門賣技自成家。云是身元北越。產肌膚如雪。顏如花。清歌妙舞行雲過。少年纏頭幾。挨抄輕體尤善獅子舞。衣袂翻空似電抹。琴瑟鼓。遂又三絃妙處一夕得。之天有時紅唇。砥形管。疎竹幽。蘭寫雲箋。有時纖手攀花。朶金瓶。拂得斜。且。擘清夜。

微笑子曰。解事可知。

枕山曰。加圈。

微笑子曰。多少風致。補圈。

酒。闌。或。點。茶。與。人。周。旋。何。姍。姍。誰。名。此。女。曰。小。悅。技
 藝。甚。妙。人。大。說。你。詩。贈。汝。々。貴。重。我。亦。北。越。一。詞。傑。
 小。悅。大。喜。裝。飾。作。軸。以。藏。之。饋。美。酒。一。大。樽。以。潤。筆。
 余。轟。飲。又。作。詩。謝。之。曰。米。花。先。生。無。一。米。緣。底。醉。飽
 腹。果。然。一。筆。一。匕。千。鈞。力。支。持。全。家。涉。凶。年。垂。簾。賣
 卜。嚴。君。平。幽。居。施。藥。葛。稚。川。先。生。高。趣。亦。如。此。愧。向
 塵。世。趨。乞。憐。傲。骨。稜。々。肩。山。聳。厖。眉。茸。々。八。字。延。青
 天。白。日。興。鬱。勃。直。與。造。物。遊。樂。玄。幕。天。席。地。是。我。家。
 不。用。大。廈。敷。瓊。筵。小。寓。戔。影。聊。爾。々。米。花。街。裏。結。短
 椽。姓。名。早。已。被。世。識。剝。啄。驚。破。曉。窓。眠。姓。々。輿。病。乞

微笑子曰
先生半生
豪氣可想

又曰白膚
之酒露潤
明

靈藥時々問奇獻酒錢剩有美人饋美酒琥珀凸瓶
 射眼鮮先生欣然日醉倒忍見妖氛滿坤乾二詩傳
 播交游間小悅名益顯小悅為人靜婉如姬妃絕無
 世上妓女巧媚之態諸侯貴人姓々召佐酒其家在
 于江戸兩國同朋街余嘗過之觀其文房諸器珍玩
 甚多云是某侯某侯所賜

睡花仙史曰小悅又善諧歌嘗貽余其自画自贊團
 扇數本皆婉婉可愛也方今聲妓之盛八百八街無
 街無之而未聞有其風派文雅如小悅者也豈區々
 聲妓亦由氣運而有高下耶噫

又曰一語
無限感慨

微笑子曰。同國有此好女兒。亦是當文陣娘子軍。
長古二篇堂々主張得意可知也。
活水子曰。余亦識小悅傳中二長古。一篇是小悅
寫真。第二篇即睡花先生寫真也。而小悅寫真尤
巧。讀之其風姿眉目宛然如見。

大橋鷗洲傳

微笑子曰
秋水芙蓉
初發已出
凡
又曰佳人
苦無良偶
大橋何多
幸
又曰得良
夫得名僧
何得不高
秀

大橋者京師島原名妓。初名律。美姿容。性好清閒。常
願為尼。家貧。有老母。為養之。為妓。會有栗原一素者。
亦好清閒。不與世苟合。人或思其與大橋相宜。媒灼
為夫婦。果意氣投合。瑟瑟琴相和。大橋自操汲炊。琴書
相對。澹如也。嘗過嶋原。咏歌云。與所爾見天。思布毛
津羅志。身乃昔。宇幾河竹乃里乃夕波。亦善画。其自
畫自贊云。忘留那登契里志春波夢那禮。橋覺登
比久留。初雁乃聲亦嘗學禪於白隱和尚。有所得焉。
鷗洲亦島原妓。大橋所妹視者也。性聰慧。色藝絕人。

微笑子曰
一曲折乃
得達初志
人生亦難
哉

富商錢屋清調者贖為妾。鍾愛殊甚。遂至逐其妻。親戚相議。大責清調。且幽鷗洲于一小室。妻聞之大憐。屢遣人贈物以慰之。鷗洲感乎其貞良不妬而有恩。請清調脫幽入北山寂光院為尼。自號知雲。後儒生春叟者遊北山。見知雲。貽詩曰。綺羅叢裡脫迷沈。絃管何如鐘磬音。細雨殘花山院寂。想應無夢亂禪心。其寺鐘知雲所寄。故有知雲銘云。知雲卧病。辭醫藥。使人呼致大橋歌枕話平生。且告受殊恩於清調。妻悠然而歿。蓋其悟道亦得之大橋矣。

翠崑曰諷
刺愷切
芝房曰甚
則騙詐掠
財

謂奇女子矣。而鷗洲之感恩尤可稱。今夫士大夫注々有忘本負恩不顧舊主及父兄師友者。皆榮利悖其心也。悲夫。曾二妓之不及噫。微笑子曰。一雙美人禪合傳。寫出楚々動人。翠崑逸人曰。雙美合傳。禪心清白如並蒂白蓮花。奇觀々々。芝房子曰。鷗洲垂死不忘舊恩。呼大橋告之。尤可稱也。士大夫而或不然。仙史之慨嘆亦宜哉。噫。翠崑逸人曰。白隱禪師初困學過度。容顏憔悴。心火上衝。耳鳴足冷。殆為勞瘵。醫藥無效。或語曰。洛

東白川山中有異人。曰白幽子。年過二百歲。云石川文山之師也。學該三才。又精鑿道。子若以禮乞療。必癒。禪師乃問路樵夫。踏雲入山數十里。得一岩洞。白幽子垂簾端座焉。禪師謁而乞藥。白幽子一診。顰蹙曰。已爲哉。此非鍼灸藥石之所能治也。輒授之神仙內觀內修之術。禪師行之數日。即愈。雖祁寒隆冬。不襪不爐。老健如仙。云。嗚乎。禪師之使二妓悟道。亦有以夫。不識今之教道。職有能得禪師之髣髴者否耶。

010190530448

48-13699

